

洪

範

政

鑒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木行上

傳曰田獵不宿

鄭康成曰不宿不主天兵周禮四時不

田獵禮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

天物為不宿禽服虔曰或曰不豫不肅不戒

以其飲食不享也禮天子請侯無事歲三獻禮

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

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獻獸物此獻禮大略

也類師古曰不出入不節鄭康成曰角為天

之象奪民農時鄭康成曰命農師計耦耕事是

也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及有姦謀鄭康成

為農祥后稷之所紳也

朝廷房心為明堂謀事出政之象李奇曰
謀增賦履飯之事奪農時者臣瓚曰邪謀也
則木不曲直鄭康成曰君行此五者為逆天
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
多折槁是為木不曲直木金水土謂之五
材故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又曰
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村失性不為民用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康成曰肅恭也君貌
也厥咎狂鄭康成曰君臣不厥罰常雨鄭康
貌曰木主春春氣生厥極惡鄭康成曰
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生厥極惡鄭康成曰
於人時則有服妖鄭康成曰時則有龜孽鄭
為惡時則有服妖鄭康成曰時則有龜孽鄭
成曰龜蟲之生於水時則有雉禍鄭康成曰
而遊於春故屬木

冠翼者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痾康成曰痾病也貌

氣失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時則有青青青

祥李奇曰內曰惟金沴木服虔曰沴害也如

日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則衝勝來

乘沴之於神怒人怨為禍變異以謹告人也及妖孽禍痾青祥皆其氣

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各以物象為之占者也

說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謹也內曰恭外曰

謹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謹

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各狂顏師古曰狂易謂

狂而易其常性

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

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

貌醜惡亦是也

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竒怪之服故

有服妖

類師古曰剽音匹妙切

水類動故有龜孽

如河

魚大上以爲魚尊之比

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

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

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

亦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

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

傷者疴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
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
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
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
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兩言傷
則致春陽常旱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
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煥聽傷常
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
攸好德

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
類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劉歆又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疴說以爲於
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
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兩同應此說非
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
唯此一事耳禍與妖疴祥眚同類故不得獨異
木不曲直

劉向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
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

顏師古曰玉佩上有雙銜下有雙璜琚
瑤以雜之銜牙珽珠以納其間右微角

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登車有和

後玉鏘鳴馬是為行步之節度

鑿之節上顏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銜

鑣上動皆有聲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曰

豆賓客充庖之禮也飲食有享獻之禮顏師古曰以禮

爵於前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

謂之獻

在安百姓如此則本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

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

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本失其性

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

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

直及木爲變怪

臣瓚曰若梓樹更生變爲人形是也

是爲木不

曲直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徭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故木失其性以致毀折師旋恪誅

晉武帝太康十年宣帝廟地陷梁折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武帝晏駕王室遂隳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軍始引牙竿折俄而戰敗機

誅穎亦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桓靈寶始篡龍旂竿折靈寶田獵無度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旂以象三辰章著明旂竿之折高明去矣靈寶果敗

齊高帝建元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武帝永明六年石子岡栢化爲石時車駕數遊幸木失性也

鬱林王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齊梁無故出血

明帝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
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兩木冰

劉歆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兩
而木爲之冰霧氣寒也

劉向曰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
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
木先寒故得雨而冰或曰木冰亦名木介者
甲兵之象

魯成公十六年正月兩木冰傳曰寒過節冰封着樹也公羊高曰木者少陽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兆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齊公子偃見誅又晉執季孫行父及公此執辱之異穀梁赤曰是歲晉楚戰于鴈陵呂錡射恭王中目而敗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兩木冰是年六月利成郡兵殺太守徐質據郡反貴臣有害之應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兩木冰後二年周顛

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兩木冰是年湯殷浩北伐

軍敗廢黜又曰荀羨北伐桓溫入關之象

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兩木冰時王恭庾

楷主國寶湯殷仲堪分據藩州雖邪正異規終

同夷滅之應

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冬兩木冰時司徒侯景

制河南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

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辱貴臣有

害之應

後齊文宣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時清河王岳爲高歸彥所譖以憂死

武成武平元年冬雨木冰二年二月又雨木冰其年錄尚書事和士開專政爲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庫狄伏連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雨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

不可勝數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寒冽數日不解寧王憲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憲卒

德宗貞正元四年正月陳留十里許天雨木皆大如指長寸餘木有孔通中所下立者如植木枯再生

京房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

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
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畦孟以爲木陰類
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
爲天子者昭帝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後以昌
邑王賀嗣狂悖失道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爲

宣帝

宣帝本名病已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
生枝葉上出屋王伯莽高祖父也劉向以爲王氏貴
盛將代漢家之象後王莽篡位自說初元四

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祥興於高祖考門門爲開通梓猶子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不可久也。其後敦以背命加戮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柳樹枯倒六載忽

復起生。至九年五月，吳縣吳雄家有死榆，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時，雖改封琅邪，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又見吳邑吳雄之舍，其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樹，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後哀帝晏駕，海西嗣位，未幾而廢簡文，自藩王入篡，享國不踰二年。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謂

西昌脩明之祥。又應帝諱。義與漢宣帝同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案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時張天錫稱雄涼州。尋降于符堅。

宋明帝太豫中。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數年。更生華葉。其年帝晏駕。京房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大喪。

後齊高祖建元初。朱雀街華表柱忽生枝葉。其年帝晏駕。

建元二年武陵都尉治齋樹冬生葉占木冬
華天下有喪後二年帝晏駕

梁元帝太清二年武陵王紀僭號益州內寢
殿柱繞節生華莖四十有六枝似蓮子尋遇害
隋文帝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
三尺六節十二枝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
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意以爲不勝永業將致
危亡帝不悟後太子立爲煬帝果亡國
二年春蓋厘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

尺京房曰。妃后有專术。什復立。斷枯再生時。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華葉復生。京房曰。木再榮。國大喪。是歲帝晏駕。

唐高祖武德四年。亳州太清宮。長安興聖寺。並枯樹生枝葉。太清老子之後。興聖文高祖本宅。興宗之應。

朱梁高祖開平二年。正月。潞州壺關縣村人伐樹。倒自分爲二。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

四載石進及晉高祖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蓋晉祖以丙申年即位木生如人狀

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漢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後王莽專政篡立之應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

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

面是後王敦稱兵作孽禍敗無成

漢世此妖人貌備具

故禍亦大今但如人面故其變輕

前趙劉曜光初三年陝城西明門大樹風吹折經宿樹變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時長

水校尉尹車謀叛之應

後齊武成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剝若
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
封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晏駕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木行上

木有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南出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士庶死者十餘萬剖越棺焚其屍洛京亦尋覆沒皆桑哭之應也

安帝時諸葛長民常一月中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云正見一物甚黑有手脚竒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桷間悉見蛇頭以刃斫之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伏誅北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盛夏爲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熙游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有蛇長丈餘從樹中出時軍馮跋張興以熙虐政亡

奔推慕容雲為王發尚方徒攻熙敗入龍騰苑微服隱林中為雲所弒

後齊末趙州李伯孫兄弟並無賴其妻上機欲織躡機作聲云伯孫禍至妻怖走告弟共聽如故謂是人語不信入宮遣躡聲轉分明大小驚恐將機五道欲焚之縣令曰卿闔家不良招致口舌今後俱念善殃各自滅自是闔門為善家終無災

周太祖廣順二年樞密使王峻領青州節度

有司制節迎授前夕有聲先是後唐安重誨
為河中節度授節亦有聲皆木妖二臣後俱
誅死

木斷復續

京房曰棄正作淫木斷自屬后妃有專則木
什復立斷木再續

漢元帝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

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

橐縣名屬山陽郡茅

鄉橐縣之鄉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

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

圓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

斷其本長九尺餘

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自立相屬是時正道多僻張夫人專寵及帝晏駕歸各于張

梁文帝宣后廟有四栢甚茂侯景篡位脩南郊路伐之始斫栢南面二株再宿悉生長數尺方冬翠茂景大惡之旬日景敗見殺

唐昭宗天祐五年長柳巷民家有桃樹已伐

經年舊坎猶在，什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

步，復於舊坎。

議者以漢昭上林什木起生而宣帝中興，今此乃莊宗中興之兆。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老君殿前枯檜再生一枝，議者以唐室中興之應，木自拔。

京房曰：木失其性則自拔。

漢靈帝熹平五年十月，御殿後槐樹自拔立，根向上，槐者三公之象。時三公不以德進，槐樹倒植之應。後果太師董卓爲亂。

前涼張軌時張掖有大樹自拔根倒地經日
還立如初時劉曜王彌入掠京都焚宮闕乘
輿蒙塵百官失守僵尸塗地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宮中大樹數圍夜半無
故自拔案齊以木德王其年後主傳位太子
明年國亡

木變生枝葉

商紂末周文王太子發於闕前植梓樹一夕
化爲松栢是後紂爲武王所伐

晉惠帝元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為栢壯武
張華封邑未幾華遇害

後燕慕容寶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
拔後數年社處忽生二桑先是遼川無桑及
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
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蓋寶將敗之兆

齊明帝時常侍王晏父墓前栢樹變爲梧桐案
桐雖有栖鳳之名而失後凋之節未幾晏誅
貌之不恭

魯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自不在體，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果殺厲公。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

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

還謂

其馭曰：「莫囂必敗。」

莫囂，楚官名，即屈瑕。

舉止高，心不固

矣。遽見楚子以告，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大敗莫弔縊死

周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內史過周大夫
晉惠公夷吾也

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

天子賜諸侯
命圭以為瑞

先自棄也何繼

之有禮國之幹也恭禮之興也不恭則禮不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未幾惠公果

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恭

卻錡晉大夫
駒伯也

乞師欲
伐秦也

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

孟獻子
仲孫蔑

禮身

之幹也。恭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受命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不亡，何為？後四年，郤氏亡。

魯成公時，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

公受脤于社，不恭。

脤，祭社之肉也。或以爲器，故謂之脤。二人皆周大夫。

劉子曰：吾聞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膳，祭肉也。神之節，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後五月，成肅公卒。

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

苦成叔，晉大夫。郤犇也。晉使郤

辨如衛故定公享之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後三年苦成家亡

魯襄公時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文子衛大

夫孫林父也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曰諸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孫子亡辭亦亡悛容也穆

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其後孫子逐其君而叛

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恭子產

曰蔡君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

勞于東門而傲日謂往日適晉之吾日猶將

更之今還受享而情適其心也君小國事大

國而情教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

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禍後果爲世

子般所殺

魯襄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稠襄公穆叔之子穆叔

曰是人也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

不度不遵禮度也

若果立必

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

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

是爲昭公後果聽

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乾侯

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

北宮文子衛大夫名它令

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

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有他志

謂有爲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

雖獲其志弗能終

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恭慎威儀惟

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何以終世。後果殺君。篡國敗於乾谿。

周單子會於戚。

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

視下言徐。

視下。

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

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

著定會有表衣有禮帶有結。

禮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

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導容貌也。今單子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矣。不

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

蔡平公之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正嫡之位。

而以長魯大夫送葬者歸告叔孫婣婣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必不終詩曰不懈於位

民之攸暨暨息也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是年蔡侯朱果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水名今洛陽是也魏舒晉

卿魏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僕曰將建

天子而易位以命非誼也僕衛大夫大事奸誼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由於大陸焚焉而死

因放火田獵
而見燒殺

魯定公時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合不
法心已亡矣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定公
薨其後哀公伐邾以邾子來仲尼曰賜不幸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

易言故抑之

漢光武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立劉盆子爲天子然視之如小兒百事初不恤錄正旦君臣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羣臣更起亂不可整大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盆子遂破崇安皆誅唯音以關內侯壽終

光武晏駕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

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止徙廣陵荆後謀反自殺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后故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帝嘗幸公主田問憲以后故但譴敕之不治其罪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多害之其後憲兄弟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驅入門百姓曰梁氏滅門驅

馳後果誅

魏鄧颺行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何晏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容若槁木此皆貌不恭也管輅謂颺為鬼躁鬼躁者為風所收凶終之兆晏為鬼幽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後皆坐誅

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其後果有二胡之亂

元康時賈謚以親貴數入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嘗因弈碁爭道成都王穎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謚何敢無禮謚猶不悛此貌不恭也後果及禍齊王囧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當專驕一不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囧終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買易于寶曰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此貌不恭之應俄而道子廢為庶人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廡中王人將返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天戒若曰情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果被殺

侯景僭梁位號外圓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其不免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有驕矜之色性又沈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爲西魏所陷卒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康令章華諫以謂非祇肅之道。後主怒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專以詩酒爲娛，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又諫以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神怒民怨。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

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
置酒其上。帝惡之。後誅死。

後齊神武喪祕不舉。文襄時爲世子。朝魏帝
於鄴。既宴起懈。及嗣相位。又朝魏帝。侍宴而
惰。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直入門。門者止
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亦不之罪。尋爲西
魏所殺。

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

主親勞將士流涕慷慨以感激自奮孝卿授以辭後主對衆嘿無所言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忿怒皆無戰心尋爲周師所虜

隋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曰天下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識者以帝矜己而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喜習吳音其後果終於
汧都

洪範政鑒卷第五之下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木行下

狂常雨若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
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
不當大雨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
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
水雪雜雨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

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
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
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
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
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
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隱遂立隱不許翬懼
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
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開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孽
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禍
將成也隱公不寤後二年被殺

漢成帝建始三年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
京中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嗥呼
長安中大潰

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昔稼更生鼠
巢樹上雒陽暴雨壞民廬舍方儲曰雨不時
節妄賞賜也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

曰今秋稼茂好連雨夫霖雨者人怨所致

京房曰人勞勤苦雨水絕道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

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其罰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梁冀秉政謀害鄧貴人母宣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彊盛恐有背害密與近臣圖其方略其秋冀卒以罪誅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時竇武謀廢中官其年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武敗走追斬之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時帝新棄代何進袁紹謀誅中官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楊阜曰此常雨之罰時明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水失其性故常雨為罰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案劉歆說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
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尋見廢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荊州大雨水浮漂屋
室殺人損稼時帝幼權在下之應

齊武帝永明八年四月陰雨積霖十七日乃
止十一年三月雨暫晴復陰至七月止

明帝永泰元年十二月雨至廢帝永光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乃霽占天下兵時虜寇雍州
帝未幾被廢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傳曰
陰氣彊積然後生雨水之災時頻年興師又
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
陰氣畜積之應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霖霖時始興
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晏
駕後主立叔陵刺後主作叛令蕭摩訶破之

死者千數

後齊武成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民戶流亡
是時賂提婆韓長鸞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唐則天長安四年九月後霖雨陰晦百五十
日至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五日五王誅二張
孝和返正始霽

中宗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
駕車者苦甚迂揚言宰相不能調陰陽以致
常雨之罰

德宗正元二年夏京師大雨通衢水深數尺溺死甚衆吏部侍郎崔縱自崇義里西門爲水漂浮行數十步鋪卒救之免

順宗正元二十一年連月霖雨不霽時帝病風王伾王叔文用事乃下制立憲宗爲皇太子制出即晴此常雨之罰也

憲宗元和八年六月京師大雨毀屋揚瓦人多墜死水積城南深處丈餘詔出宮人二百車以水害誠陰盈也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
崩決壞民田洛水漲壞天津橋漂廬舍鄴都
又御河漲鞏縣河決壞教倉詔以百官踏泥
塗可三日一朝

四年正月又以久雨為沴避正殿減常膳撤
樂省費以荅天譴

明宗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禁都城門
三日不止又祈山川告宗廟社稷

周太祖廣順二年雨京師水深二尺壞牆屋

不可勝計，諸州皆大雨，所在河溢，害稼陰盛之致也。

服妖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伐東山臯落氏，公

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服也。金玦，以金爲

玦，半環曰玦。

狐突曰：「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狐突

晉大夫伯行，時爲太子御戎也。

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恭其事，則

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謂十二時盡時，衣以尫服，遠

其躬也

龍、雜色，謂偏衣也。

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閔之。虺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

涼，薄也。虺，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

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

常服矣。

梁餘子，養晉大夫。時為下軍，師軍之常服則韋弁。

弗獲而虺

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虺奇

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

奇，怪非常意。金玦，猶決去，不反。竟。

也。是有害太子之心也。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此服妖也。

鄭子臧好聚鷓冠。

子臧，鄭文公子也。鷓，翠鳥。天將雨，則知之。故知天文。

者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

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

初文公不禮晉文晉文公為公子避驪姬之難出奔過鄭鄭不禮焉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鄭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不聽執二子不尊尊恭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

仄注冠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高九寸織為卷以賜大臣又

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時賀狂悖聞昭帝

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嫚不恭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昭帝立賀為嗣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大臣白皇太后廢為庶人賀為王時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

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

服妖亦犬禍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

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

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

而若冠耳去之則存不去則亡賀既廢數年復有

羴死不得置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

京房曰行不順

厥各人奴冠天下叛辟無嫡妻子拜又
曰君不正臣欲篡厥扶狗冠出朝門

成帝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

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皆白衣袒憤憤袒

上不加冠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

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大臣切諫谷永

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稱張故家人吳為
卑字為微行故變

易姓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

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
家亂服共坐。溷肴士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
數年矣。昔虢公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
將以庶人受土田。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
庶人之事乎。

更始諸將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
衣。繡擁鬢。智者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
奔入邊郡避之。其後果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折腰步齟齬笑

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

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

齟齬笑者若齟齬痛藥不欣欣始自梁冀家所

為京都歎然效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婚

媾王室大作威福天戒若曰將往收捕婦女

憂愁蹙眉啼淚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髻傾

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後果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爲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
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
上短下長與冀同占其後帝因日蝕之變乃
拜韓寅爲司隸以次誅鉅京都肅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
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及黨事發傳黃門
北寺多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
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効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擁胡兵掠宮掖之應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自操轡驅馳以爲大樂公卿貴戚轉相效效賈與馬齊案易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所用何有帝王君子而驟服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胡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

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司徒古之丞相，統壹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在位者皆如狗，故狗入其門。

靈帝數遊戲西園，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叛。

獻帝建安中，男子衣好為長肘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莫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
裁縑帛爲白恰以易舊服傳休弈曰白乃軍
容非國容也干寶曰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
恰毀辱之言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明帝著繡帽披縹紉半袖楊阜曰此禮何法
服邪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
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
自作孽不可穰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國衰
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巨人二號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返以爲祥鑄銅人以象之魏又法亡國之器於義無取蓋服妖也

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休奔曰此服妖也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各均也

吳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百姓彫困卒以亡國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標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干寶以爲晉之禍證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

沒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以兵器為飾妖之甚者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櫛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終亡天下惠帝元康太安之間江淮有敗儻自聚于道

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曰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故者疲弊之義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屨聚道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自是兵革歲起百姓怨叛近服妖也

魏初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紆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

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
貌也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
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其後二帝蒙塵天下
媿焉

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曰
此古之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
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擾帝亦遇害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
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

縛紆臣道上侵君之象也後果有王敦陵上之變

晉初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竊非據也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纜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

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
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敢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公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豹尾儀服
之主大人所以豹變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
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亡其豹尾示不
終也尋被廢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天戒若曰頭者
元首幘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
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至安帝時桓靈

寶篋位

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
既多不可常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爲假
髻或名假頭貧家不能辦者自號無頭就人
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未幾孝武晏駕天
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
木臘縛菰爲頭是假頭之應

桓靈寶篋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
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頗類轎車靈寶尋敗

此服妖也

恭帝時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效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尋而受終于宋

南齊武帝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駙射兵戈象至建武初虞大爲寇

永明中蕭詵開博風帽後裘之制爲破後帽及武帝後詵建廢立誅滅諸蕭其後民間又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立勸進之事倚立

可待也

明帝建武中帽袞覆頂東昏時以為袞應在下而在上不祥斷之蓋羣下反上之象

東昏侯永元中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又造四種帽因勢為名一山鵲歸林詩述鵲巢夫人之德帝寵嬖淫亂故鵲反林藪二兔子度坑天意言將有逐兔之事三反縛黃離嚙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四鳳凰三橋鳳為王者嘉瑞三橋梁王宅也

後齊文宣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
行市里粉黛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
之象及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
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法
服微服者布衣之事皆齊亡之効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髻幘又
為白蓋二者喪禍之服後主果為周武所滅
父子同時被害

後主又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縵縷服行乞

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其
後果為周敗，被虜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
賣燭為業。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制車服、旗鼓皆以二十
四為節。侍官服五色雜，以紅紫。天下車以大
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黻黃
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五皇后各居其一。
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祭之。又將五輅
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挂雞及碎瓦於

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未幾宣
帝晏駕而政由於隋

隋開皇中房陵王勇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
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梨幡軍幟婦人爲陰臣象也
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未幾勇遇害世積坐誅
唐高宗上元中制九品已上佩刀礪箕袋紛
悅爲魚形結帛作之爲魚像鯉強之意至則
天時此制遂絕景雲後又佩之
中宗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毛裙合百鳥

毛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之狀
並見又合尚方取百獸毛為鞵面視之各見
本形韋后又集鳥毛為鞵面自安樂作毛裙
百官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
盡至明皇初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不許士
庶服錦繡珠翠之服自是採捕漸息

中宗時韋庶人妹嫁將軍馮太和嘗為豹頭
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
和死再嫁嗣虢王及誅韋后亦斬首以獻此

殆服妖也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上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

木行下

龜孽

前秦苻堅時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養之食以粟及死藏骨大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兆也。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來挑宮人者

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因戒
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
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遂
之入池而沒明日澗池得一龜徑尺餘上有
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時
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

朱梁末帝龍德中許州獻綠毛龜宮中造室
以蓄命曰龜堂其後李嗣源中興唐祚果符
歸唐之命

雞禍

京房曰有始無終厥杖雄雞自齧斷其尾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惑衆在位厥杖雞生角又曰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明又曰君用婦人言雞生杖雞鳴不鼓翅國大害雞夜鳴有急令昏

百姓有事人定鳴多
戰夜半鳴流血漫漫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近雞禍也時王有愛子子晷欲立之田

于北山將因衆殺嫡子之黨未及而六三子
爭國王室大潰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雌雞化為雄毛衣
變而不鳴不將無距

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
雄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劉向以為雞者小
畜主司時起居又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事猶
石顯也其後顯伏罪

或曰石顯何足以當此
昔武王曰北雞無晨北

雖之晨惟家之索由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
雖廢乃國家占妃后象也案王氏之權自鳳
始受爵此故雖雖有角明視作威專君害上危
國者從此始也其後羣弟世權王莽遂篡天下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
身毛皆似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蔡邕曰貌
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
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
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
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黃巾之擾
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

大潰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
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
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
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
太墜坑死王隱曰雄者嗣子之象坑者母象
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
陷害乎其後賈后果誣殺愍懷

大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
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者控制
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滅雞
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
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閻嵩家雌雞生
無右翅彭城劉象之家雞有三足時主相並
用居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是栢靈寶將莫不能成業之象至四年荊州又有雞生角角尋落時靈寶始擅西夏狂慢不肅天戒若曰角兵象尋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栢靈寶楚國封略也及靈寶莫佗果八十日而敗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雌雞二頭上

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
宣武正始元年八月河內民家雞雖尾上復
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二翼二足
旁行時帝頗任羣小朋黨邪佞于政之驗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亮家雞
雄雌各二頭上生兩角時靈太后專政之應
隋文帝開皇中雞鳴不鼓翅類腋下物妨
之翻不得舉識者云肘腋之臣當為變其後
大臣多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煬帝大業初天下雖多夜鳴時軍國多務用
度不足急令暴賦人不聊生各起為盜戰爭
不息屍骸被野

下體生上之病

韋昭曰若牛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
出背上劉向曰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
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邪臣
羊勝之計欲求漢嗣刺殺議臣爰盜事發負

斧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叢霧，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干上之象，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青青青祥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微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時

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誅滅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即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禍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此青祥也

齊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家有物長數丈青色直上天聲如雷此青祥也後海陵廢

陳後主祥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陳亡

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子夕辰地青氣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戌地亦有氣皆廣四丈許二氣相接久之滅是年帝晏駕

金沴木

魯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此近金沴木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丘明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躋釐公於愍上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荼賢父聖祖之大禮故屋室自壞

漢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劉向以

為近金沴木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
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不軌城猶國也
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卒
起兵身死國亡

京房曰上咸
詩厥終城門壞

宣帝時大司馬霍禹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
外不恭見戒不改卒受誅

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
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恭大失臣道見戒
不改後賢自殺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曰太
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是後天下淪敗

永康元年十月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沘
木也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前
後頓壞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
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
所藏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疆陵主此皆

小人顯位，秦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起，東方兵動。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明年，王允殺董卓，夷三族。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明年春，李傕郭汜闕長安中，迫劫天子，移置傕塢。寇鈔公卿，虜掠乘輿輜重。

陳後主祥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聲，其殿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無故自

沉時後主盛脩園囿不度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大路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果為隋滅宮廟為墟

後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至北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

後周武成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摧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摧者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

子嗣立果爲無道周室危亡

隋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構寢堂其楹無故而折時煬帝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爲厭勝之事堂楹自折木失其性奸謀之應也天見變戒之暕不悟果得罪

洪範政鑒卷第六之下